

终身成就奖

舒巧：于我，舞蹈是个偶然

走进舒巧居住的老公寓楼，心里突然有些惴惴的。和舒老师接触不多，印象中，她是一个聪明、强势、很有主见的人。

孰料想，舒老师站在自家门口迎接我，两鬓斑白，笑容可掬。那一刹，仿佛看到自家祖母倚门翘盼，亲切中带着熟悉。

客厅不大，墙壁上印记斑驳，阳台上花草繁盛。老师背靠着窗台，面容因为光线太强而留下一道剪影。“这样看，你会不会不舒服？”她问我。“并不会。”我微笑回答，心知这道剪影，已经深深烙在心上。

把当年的自己比作“邮件”

11岁的舒巧，被父母打发去新安旅行团（新四军属下）。一个小女孩，从家里徒步走向自己不知道的未来，路上走了半年，其间没洗脸、没洗脚、也没刷牙；“不知道怎么过来的”，她自已说。

在自传中，舒巧把当时的自己比喻成一份“邮件”。父亲的重男轻女，母亲的精神疾病，让她感觉“爸爸妈妈终于将我彻底抛弃了”。她手边一直带着一张字条，这是父亲写的凭证。凭着这张字条，她便有了吃饭、睡觉的地方。“我将它贴身藏着，一天几十遍摸它，生怕它忽然不见了。”

“现在想想，父母那样对我真是挺狠心的，不过11岁的时候，也并不觉得苦。”舒巧对我说；“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。”在新安旅行团的那些年，是她彩色的回忆。她被分在儿童部，和儿童团一起拿着红缨枪或木棍操练、唱歌，到妇女会教识字，在打麦场上排舞蹈，学纺纱和织袜子，拎着颜料桶帮助大同志刷抗日标语……

采访过程中，一位93岁的“新安旅行团”团友打来电话，祝贺她获得上海文学艺术奖“终身成就奖”。在电话里，舒巧跟他说：“是新安旅行团养活了我。”

16岁之后，舒巧被分配进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班，因为首长们觉得这个小姑娘“腿长”。她的主教老师崔生喜是国际知名的朝鲜大舞蹈家，跟着她，舒巧学会了芭蕾、朝鲜舞、新兴舞（即现代舞）、南方舞。她还师从京剧名角学习戏曲，《游园惊梦》《武松打店》《金山寺》《林冲夜奔》……整出整出连唱带做地学。

“舞蹈对我来说是一个偶然。”舒巧说，一个人的就业存在了诸多客观因素；事实上，不是你选择职业，而是职业选择了你。不论什么职业，也许你一开始并不十分喜欢，但钻进去之后，就会觉得很有趣。这才能深入进去，专心做下去。”

做舞剧要“钻进去”

童年的经历造就了舒巧乐观、豁达的个性。

看到记者，她开玩笑：“我刚起床，你介意我先吃早饭吗？你看，我早饭有面包、咖啡和药。”摄影记者给她看拍好的照片，她像个孩子一样拍手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拍得真好，我已经好久没拍照了。”

童年的经历也带给舒巧独立、钻研的个性。

舒巧的女儿是学计算机的，给家里装了电脑。可女儿不在的时候，舒巧只会开机和关机。后来女儿出国了，在电脑的F7键上黏了个打叉的小猪头图案，舒巧好奇，按了一下，结果电脑死机了。“有人告诉我把电源拔掉重启，果然行。既然死机可以解决，那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”胆子壮起来的舒巧，试着自己学习计算机，格式化、重装



■ 舒巧近影

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成就简介

舒巧1942年随父母进入苏中根据地，1944年参军（直属新四军军部领导之文艺团体《新安旅行团》）。1949年随第三野战军入上海。

1951年至1953年中央戏剧学院（崔生喜舞蹈研究班）习舞。毕业后回上海。《新安旅行团》更名为《上海歌剧院》。任歌剧院舞剧团主要演员，饰有《小刀会》之周秀英，《宝莲灯》之沉香，《后羿与嫦娥》之嫦娥，《牛郎织女》之织女及独舞、领舞等。她的主要作品有大型舞剧《奔月》《岳飞》《闪闪的红星》《长恨歌》《画皮》《玉卿嫂》等。

1974年任上海歌舞团业务副团长。1986年被聘任为香港市政局辖下之《香港舞蹈团》艺术总监，连任四届。曾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、全国文联委员。现任全国舞蹈家协会顾问、香港演艺学院院士、上海歌舞团名誉团长。

系统、装软件。“挺简单的嘛”，于是一星期弄好几次，渐渐入了迷，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个学理工的料。

之后，舒巧的丈夫生病了，患癌，她照顾了4年。“当时医生态度不好，化疗后的白血球、血色素指标如何，叫我‘自己去看’”。于是，舒巧又上网查资料、啃医学术语、学看X光片……有亲友问她最近在干嘛，她说：“攻读医学博士。”

舒巧的个性，同样带进了自己的工作。跳舞也好，做舞剧也罢，她接触了以后，就

会努力“钻进去”。“自己舞剧的弱点、缺陷在哪里，其实创作者自己心里是最明白的。没有哪一部舞剧，广义地说，没有哪一个作品会是十全十美的。”舒巧说：“如果你能直面自己的心，就一定能看见那不足之处，然后急切地想修正它。修正这一个，或者决心在下一个创作中修正，这就兴致盎然了。当下一部舞剧的大幕拉开，你仍然会再次发现使你感到遗憾的地方，于是，你再思考，思考着如何修正……其实这就是探索。探索总是有趣的。或者说你得保有这种兴趣，

那么你就会逐步进入和深入自己的专业，得到成就感。”

这些成就感积累起来，就是创作的原动力。这种探索，是保持作品新鲜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也就是“创新”之源。“创作者不要去听那些吹捧的话，若因为被吹捧久了、习惯了，或者太爱听了，那么，你的艺术的敏锐触觉被钝化，你就很难前进了。”

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，老有记者问她对自己的哪部作品最满意，舒巧说：“我真的不知道，每部作品我都在做调整。”

文如其人，舞亦如其人

有问过舒巧，如果不跳舞，会不会当作家。她的回答斩钉截铁：“不会。”

但舒巧的文学功底是有目共睹的。小时候全家在上海，父亲偷懒，扔给她一张排列着3000多个字的纸，要她死记、死背、死写。6、7岁的时候，舒巧就开始啃父亲推给她的一摞书；“那书是我爸爸的，有《官场现形记》《儒林外史》《镜花缘》。”

对于认识了3000多字的小姑娘来说，看书成了当时生活里唯一的娱乐方式。“此后我觉得什么书念起来都很轻松有趣，至少比《官场现形记》好看多了。”长大以后，舒巧又开始沉浸于外国文学名著，马克·吐温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泰戈尔、雨果、契诃夫……伴随着她一路成长。

2004年，舒巧开始写自己的自传《今生另世》。对于写作，她很认真，甚至会在采访时和记者讨论，这里用哪个词语表达得更准确。这部书，一写就是六年。

在《今生另世》自序里，舒巧写道：“其实我一生喜欢文学，钦佩、羡慕作家。只是自己已经跳跳蹦蹦舞蹈几十年……忽然可以写一整本书，自由写，终于圆了少年梦。于是一本正经在电脑前坐了好几年，这是我最稳定的几年，最安静开心的几年。”

文如其人，舞亦如其人。舒巧在书中、在舞剧中表达的，不仅仅是一名舞者的本体，更是一名舞蹈艺术家对人生、对世界的理解与感悟。她是舞蹈的诗人，在她描摹的跌宕起伏的故事背后，是她作为一名思想者的个性和灵魂。

舒巧的一生中，创作了30多部作品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真正搬上舞台的有19部。多年的创作和思考，让舒巧对舞蹈艺术的领悟触及到了更深的层面。和现代舞团（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）合作创排《三毛》的经历，令她记忆尤其深刻。看了三毛的20多本散文集，做了一整本摘抄：“我朦朦胧胧，开始把自己放进去。在恍恍惚惚中写下了一个结构，有一个‘我’在里面。仿佛我就是三毛，三毛就是她。”

饰三毛的台湾籍现代舞者张慈纤，是舒巧至今念念不忘的女舞者之一。“舞剧是一门综合艺术，不是我一个人能排得成的。”舒巧告诉记者，音乐家要为舞剧写长度几乎为两部交响乐的音乐，舞美设计家要设计整台布景、男女老少几百套服装，灯光设计家要为每部舞剧布局至少60至70个程序变化，而舞蹈演员，则要为舞剧练习成百上千个动作……“我一个人真是什么都干不成的。一辈子了，那么多的作曲家、舞美设计家、舞蹈员令我难以忘怀。尤其是舞蹈员，我很惦记他们，他们现在大多还在默默无闻地辛苦地舞蹈着……真希望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到他们，我会尽力。”

本报记者 张艺